

三江月

档案馆

责编 乐建中 审读 邱立波 美编 周斌
2020年10月11日 星期日

鱼水情深

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

浙东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从初创到巩固、壮大、发展，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紧紧依靠和充分发动人民群众。浙东抗战胜利得益于人民群众无私的奉献和帮助，正如谭启龙所感慨，“根据地军民生死相依、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，令人终身难忘。老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养育了我们，养育了革命”。

三大纪律十项注意

多少年来，老百姓一见到穿军装、背枪支的人，都会吓得如同大祸临头。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，自1941年南渡杭州湾以来，很快获得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。原因在于这是一支人民的武装，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，一切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，他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亲密无间、如同鱼水。

蔡群帆领导五支四大于1941年6月16日率130多人南渡杭州湾抵达三北。部队刚进村时，老人们加紧关闭门窗，小孩嚎啕大哭。当晚，当地伪保长设宴邀请部队前往，部队首长拒绝了。部队出钱从老百姓那里买米、买柴，自己挑水做饭，战士就在大树下、屋檐边休息，不随便进民房。消息传开，群众对这支部队立刻刮目相看。

浙东游击纵队这支抗日武装，其纪律严明是出了名的。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在回忆录中写道：我们的战士执行的是《三大纪律十项注意》。三大纪律：一服从抗日救国纲领，二服从命令听指挥，三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。十项注意：一上门板、捆稻草，二房子扫干净，三进出要宣传，四说话和气，五买卖要公平，六借东西要还，七损失要赔钱，八大便找厕所，九洗澡避女人，十不杀俘虏、不搜腰包。这些纪律条文极为细致，连士兵借宿民房时上门板、捆稻草都有严格的规定，真正做到秋毫无犯。当时正逢杨梅成熟季节，部队行动经过杨梅林，战士们虽然眼红嘴馋但无一私摘。老百姓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当部队遇到困难时，就主动给予帮助。开始时，部队给养困难，棉被一时供应不上，几个战士合用一条还不够。老百姓知道后，主动给战士们准备了好多棉被，还主动为部队当起向导，及时提供消息情报。被誉为“三北第一仗”的相公殿战斗胜利，就得益于当地群众提供的情报。

杜徐岙村民拼死保军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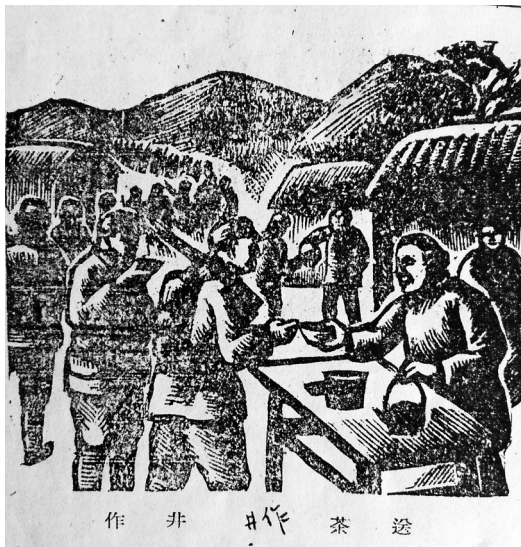
杜徐岙村，深处四明山腹地，仅200多户人家。这里曾是我军后方机关的驻地，储存了大量棉衣、布匹、通讯器材、战斗旗号、银元等。

1943年底至1944年6月，国民党顽固势力奉蒋介石命令，纠集地方武装对四明山进行军事围剿和政治清剿。我抗日武装在奋力抵抗的同时，为避其锋芒，主动撤离到四明山外围坚持游击战争。四明山区一度处于白色恐怖中，杜徐岙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司令部供应部材料股股长郭雪聪受命留守，组织当地群众保护这批军需物资。村民们自发到大山中找好储物地点，男女老少一齐上阵，各人带上自己的扁担、绳子、竹筐、麻袋、竹篾、稻草等工具，白天黑夜不停搬运物资。为了不让棉花、布匹受潮，每个包下面都垫着树枝、稻草和柴草，很快就把所有物资藏匿起来。

围剿四明山的国民党顽军来了，到处烧杀抢劫，到处搜寻物资下落，并悬赏5000大洋抓捕郭雪聪。小山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，许多村民的家被抢了、被烧了。村民们面对围剿部队官兵的拷问，没有一个人透露消息。有一次，那些顽军官兵发现了藏匿在树林里的郭雪聪和20多个妇女，追问三五支队、郭雪聪的下落，威吓不交出来就打死你们。面对子弹哗哗上膛的枪口，没有一个人吭声。突然，有顽军士兵就近抓住郭雪聪逼问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位大娘站出来把郭雪聪拉到自己的身后，说：啊呀，这是我的外甥女，从陆家埠逃过来的。就这样，郭雪聪在大娘的掩护下脱险。郭雪聪的交通员袁凤娣，才16岁，袁马村人。她在家被顽军抓住，经受住了严刑拷打，一口咬定自己是老百姓，没有透露郭雪聪的行踪和秘密情报。

有一天，顽军突然包围小村庄，郭雪聪情急之中躲进了一户人家。这家男人不久前被抓壮丁，就剩大嫂和一个13岁女儿相依为命。那大嫂认出是郭雪聪，就立即把郭藏到了茅房后面。第二天凌晨，顽军士兵闯进了这户人家，到处搜寻没有结果，最后把那13岁的女儿糟蹋了。天亮临走前，郭雪聪对小姑娘说，总有一天要向这群野兽算总账，我们的部队一定会回来的。

郭雪聪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深情地说：多好的群众啊！在关键时刻，他们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部队的同志和物资。在国民党顽军疯狂的围攻、搜查、抢



摘自《新浙东报》版画作品《送茶》

劫之下，杜徐岙的群众坚持斗争几个月，使大批物资完好无损。

四明山妈妈

翁大花，四明山中洪山乡裘岙村的一位村妇，1945年5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裘明星，相夫教子生活平静。这年7月，谭启龙与夫人严永洁生了二儿子谭大凯，因严永洁身体不好，奶水不足，翁大花就自告奋勇当了谭大凯的奶妈，一个人喂养两个孩子。到了九十月间，部队主力和地方干部奉命北撤。谭大凯的哺乳遇到了难题，若随父母北撤就断了奶水，若留下必与父母分离。就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，翁大花做通了丈夫的工作，毅然断了自己孩子的奶，把儿子交给丈夫看管，自己跟着严永洁去了无锡老家，以便给谭大凯喂奶；后来辗转跟随到了苏北。翁大花走后，杳无音信。裘明星5岁的时候，宁波解放了。就在父子俩盼望翁大花早日归来的时候，得到的却是翁大花已经病故的消息。从此谭翁两家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解放后谭启龙曾把翁大花的丈夫与儿子接到杭州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后来谭启龙带着儿子谭大凯来四明山认亲，要他永远记住四明山妈妈的养育之恩，永远记住四明山还有裘明星这么一个亲兄弟。现在的裘岙村有一座塑像，就是翁大花的形象，“四明山妈妈”五个字由谭大凯所题。

血浓于水的故事，在浙东抗日根据地何止翁大花一例。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，当年生下一个女儿，一直寄养在慈溪一户农家，繁忙的军务使得他根本无暇照顾自己的女儿。北撤的时候，才匆匆叫人带走。政治部主任张文碧1942年7月赴浙东时，跟随同行的夫人王唯当时正怀孕，后来生下的儿子取名叫张溪，以纪念慈溪这块红土地。陆阳，无锡人，曾任暂三纵第三大队大队长，为人谦和、勤快，与房东亲密无间，人赘为婿，被传为佳话，后来在横河战斗中英勇牺牲。

（本版图/文由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）



NINGBO ARCHIVES
宁波档案



1943年8月《时事简讯》报道：三北游击队帮助农民收割早稻。

投稿 E-mail: ljz@cmb.com.cn